

§ 山中傳奇(3)/精怪

§ 晨起

公元前 520 年春天的一個清晨，到山上隱修八年了，最近修為總是停頓不前，今天畢達哥拉斯決定到高山帶接受大自然的挑戰，希望可以突破到新的境界。

奧林匹斯山南麓的積雪開始退卻，融水在山石間鑿出銀亮的細脈，匯集為溪流，在清晨的寂靜中發出類似琴弦的泠泠聲響。

此刻他踏著未消的殘雪走向慣常冥想的岩石時，注意到去年枯死的百里香叢下，已鑽出灰綠色的新芽。

風從色薩利平原方向吹來，帶來潮濕土壤與朽木菌絲混合的氣味。

低處山坡的橡樹林仍保持著冬日的深褐色輪廓，但若凝神細看，枝梢已膨起無數細微的、紫紅色的芽苞。岩羊的新鮮蹄印在濕潤的腐殖土上格外清晰，蜿蜒指向更高處的草甸——那裡終年籠罩的雲霧正被晨光染成蜂蜜般的色澤。

這時他停下腳步，目光掠過逐漸甦醒的山體。

遠處斯塔吉拉港的方向，海平面像一塊微微彎曲的青銅板，反射著初春特有的清冷天光。

三隻鷹隼正在上升氣流中畫出幾何軌跡——正是他近日在沙地上推演過的三角形變體。

當山風忽然轉強，搖動整片杉樹林時，林濤聲與溪流聲在某個瞬間形成了精確的八度共鳴。

畢達哥拉斯拉緊羊毛披肩，袖口已被融雪浸出深色水痕。

他想起昨夜星圖中金星與木星的交匯角度，與山腳下牧羊人笛聲的振動頻率存在著某種隱秘的對應。

在這個萬物重新計算生長節奏的季節裡，奧林匹斯山的每一塊岩石、每一道融雪逕流，似乎都在向他驗證那個真理——宇宙的秩序終將以數的形式顯現，就像這些剛剛掙脫霜凍的嫩芽，終將按照神聖比例舒展成葉。

§ 暴風與雷電

畢達哥拉斯提起真氣往高山帶奔馳而上，地面殘雪尚未完全融化，裸露出灰白色的岩層，地衣、苔蘚偶而點綴著路邊的矮灌木，這裡已是人煙罕至。

到了海拔 2400 公尺，最先迎接他的，是風。
不是山腳那種帶著松脂氣味的流動，而是被地形擠壓後的狂烈之息。

風從山脊背後撲來，像無形的獸，先推擠他的肩，再扯動他的衣襟，最後直擊胸腹。

畢達哥拉斯停下腳步，雙足分開，腳趾嵌入碎石之間。他不急著前行，而是讓呼吸沉入丹腹——不是為了馴服風，而是讓自身不被拔走。
真炁在體內緩緩流轉，貼著筋骨行走，如水貼石。他感覺到風在試探他的空隙，只要一絲動搖，身體便會被整個奪走。

風越來越強，聲音像裂帛，又像遠古的號角。
他彎下身，讓背脊順著風勢傾斜，意志卻不退。這不是對抗，而是承受——承受到極限，卻不崩解。風過之處，他的肌肉顫抖，血液加速，身體在痛楚中學會站立。



隨後，天空改變了顏色。
雲層在高空迅速聚攏，光線被壓低，像被一隻巨手覆住。

第一道雷聲並非炸裂，而是低沉地滾過山腹，震得岩壁回鳴。

畢達哥拉斯抬頭，沒有尋找庇護之所。他知道，雷電來時，退避已無意義。

閃電撕開天空的瞬間，世界被照得雪白。
雷聲隨即落下，直擊耳膜與內臟，彷彿要把人的存在從山中震出。

他跪在岩地上，雙手按地，讓震動沿著手臂與脊椎流入大地。先天真炁在體內被逼到極致，如熱流般衝擊五臟六腑，既是防禦，也是暴露——肉體的脆弱在雷光中無所遁形。

第二道雷更近。
空氣帶著焦灼的氣味，頭髮因靜電微微立起。

他感到恐懼，真實而赤裸，卻沒有逃離。意志此刻不再是命令，而是一種不動——不動於恐懼，不動於生死的假設。雷電落下，他的喉嚨發出低吼，不是祈禱，而是對存在本身的回應。

當風勢漸歇，雷聲遠去，山重歸低沉的靜默。

畢達哥拉斯仍伏在地上，渾身濕冷，四肢酸痛。他沒有勝利的感覺，也沒有被征服的屈辱。只有一個清晰的事實：

人的肉體可以承受，意志可以不退，而自然始終不需回應人的任何期望。

在奧林匹斯的高山帶，他以自身作為容器，讓風與雷通過。

當痛苦慢慢退去，真炁從丹田升起，漸漸運走全身，畢達哥拉斯呼嘯一聲，飛身到一塊岩石平台上，盤坐閉目。

§ 山怪



雷後的空氣仍帶著焦鐵與雪水的氣味。

畢達哥拉斯盤坐於岩石平台，真炁緩緩歸入丹田，山風已不再試探，只在遠處低吟。入定到了黃昏，突然感覺山動了起來，不是聲音，也不是震動，而是重量改變了。

山沒有動。

是某個比山更古老的存在，正在移動。

他睜開眼。

遠方霧氣之中，一道輪廓從岩脊後站起來。那不是巨石，也不是樹影，而是一具直立的形體，肩寬如門，背脊覆著歲月風化的裂紋。它一步踏下，岩層低鳴，卻沒有崩落，彷彿山本就預留了它的行走之處。

巨人停在風線之外。這巨人身高約 4 佩克斯(肘尺，1 肘≈50 公分，4 肘=200 公分)，下身著獸皮，白色長鬚垂落至胸前，肌肉如未經雕鑿的花崗岩，雙眼泛著深綠色的光，像苔蘚在古墓中自行生長。

巨人先開口，聲音低沉，卻沒有敵意：

「你不必起身。能在雷後仍坐得住的凡人，不多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沒有答禮，只平靜回應：

「我未呼喚你。但你來了。」

巨人微微點頭，像是在承認一個正確的觀察。

「我是奧林匹斯之脊的看守者，在眾神尚未立名之前，便被留在此處。」

他停了一瞬，又補上一句，語氣更像陳述，而非自誇：

「凡人稱我為『負嶺者·塔勒歐斯』（Talaos, Bearer of the Ridge）。」

畢達哥拉斯抬眼直視那雙綠光之瞳。

「那你所守的，是山？還是神？」

巨人低聲笑了，那笑聲像遠處冰層的摩擦。

「我守的不是山。山會自己存在。我守的，是界線。」

他抬起一隻手，指向雲仍未散盡的天穹。

「雷與風不是試煉，而是通告。」

「當『雲上之王、持霆者』（The Cloud-Bearer, Lord of Thunder）在此顯現時，不是為了懲罰你，而是要知道——」

巨人的目光再次落回畢達哥拉斯身上：「你會不會退。」

短暫的沉默。

畢達哥拉斯回答得很慢：

「我退過。在人群之中。在這裡，我只能站，或倒下。」

巨人注視他許久，彷彿在測量什麼不屬於肉體的尺度。終於，他點頭。

「那你還未越界。但記住，凡人能承受神的顯現，不代表有資格替神發言。」

說完這句話，巨人轉身，重新走入雲霧與岩脊之間。

山風再次流動，彷彿什麼從未來過。

只留下畢達哥拉斯一人，與一個清楚得近乎殘酷的認知：

他被允許存在於此，但從未被承諾任何答案。

§ 狐狸精

回到隱居處天色已暗，畢達哥拉斯躺在床上沉沉睡去。

夜色在洞穴裡變得溫軟，火光像困倦的心跳，一下、一下。

畢達哥拉斯沉在半夢之中，身體還記得白日雷霆的重量，肌肉鬆弛，卻仍殘留熱度。

他感到有什麼鑽進懷裡。

不是突兀的靠近，而是熟門熟路的貼上。



雪狐把鼻尖塞進他的頸窩，白毛蹭得人發癢。他迷迷糊糊地伸手，指尖陷進那團柔軟裡，還沒來得及分辨，霧氣已悄悄升起。那團溫軟在他胸前化開，變成絕美少女的身形，整個人黏在他身上，像不肯離開的夢。

她貼得很緊。

腿蜷著、手臂環著，連呼吸都要分一半給他。

肌膚微涼，卻在貼合中迅速暖起來。

她抬頭看他，眼睛亮得不像夜裡的生物，唇角帶著小小的笑，彷彿得意自己被允許這樣靠近。她用額頭蹭他的下巴，又低下頭，在他胸口輕輕磨蹭，動作黏人又不安分。

「醒著嗎？」她低聲問，語氣卻像早已知道答案。

他還來不及回應，她已經貼上來，整個人壓得更近，柔軟的重量讓他忍不住吸氣。

她似乎很滿意他的反應，笑了一聲，聲音貼著他的喉嚨滑過。她的手不規矩地游移，時而收緊，時而放鬆，像在試探哪裡最讓人心軟。

她慢慢坐到他身上，卻沒有急切，只是黏著不放。

她靠前一點，又退回來一點，像貓找最舒服的位置。

每一次貼合都讓他更清醒，也更沉溺。她低頭靠在他肩上，小聲地喘著，呼吸亂得毫不掩飾，彷彿這份親密本身就值得被炫耀。

火光映著她的輪廓起伏，她的長髮垂下來，遮住他的視線。

她抬手把頭髮撥開，又故意貼近他的臉，鼻尖幾乎相碰，卻只笑著磨蹭，不肯真正離開。那份拖延本身，就讓情慾在胸口越積越滿。

當節奏終於慢慢一致，她整個人伏下來，抱得更緊，像怕一鬆手就會消失。

世界只剩下溫度、貼合與彼此的心跳。那一刻沒有急促，只有長久的黏連，像雪在夜裡不斷落下，覆蓋所有邊界。

黎明前，她終於安靜下來，在他懷裡蜷成一團。

霧氣輕輕升起，又輕輕散去。雪狐回到洞穴角落，尾巴蓋住臉，只留下一點滿足的鼻息。

畢達哥拉斯醒來時，懷裡是空的。

但那份被緊緊抱過的感覺，仍黏在身上，怎麼也甩不掉。